

现代作家创作丛书

洞庭湖神话

康濯



洞庭湖神话

作者：康濯

责任编辑：潘峰

责任校对：祁斌 李超英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13千

印张：9.625

插页：6

版次：1991年3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390-6/I·389

定价：4.75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 版 说 明

《现代作家创作丛书》是作家出版社为“五·四”以来在中国文坛上卓有建树、现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而设。丛书在体裁、内容、写作年代上不拘一格，由作家自选其创作历程中有特殊意义的作品，尤其着重于新作。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某些以“通俗”为名，实则内容粗劣的软性作品充斥图书市场，严肃文学的处境十分严峻，步履维艰。出版这套书，足见我们期待严肃文学兴盛发展的拳拳之心。

谨以此丛书表达我们对老作家创作活动的支持与敬重。

作者小传

康濯，原名毛季常，1920年出生于洞庭湖畔的湖南湘阴县。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一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八路军随军记者、文工团文学组长。1939年到前方晋察冀边区，长期从事群众工作以及群众文艺辅导和群众报刊编辑。建国后曾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文艺报》常务编委、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主任。随之又先后任河北省文联、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新时期十年一直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并作协湖南分会主席、名誉主席。1987年调回中国作协从事专业创作。

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五十多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我的两家房东》、《正月新春》、《春种秋收》，长篇小说《水滴石穿》等多部，此外还有文学评论、散文、儿童文学、民间文学等，共出书33本。

作者始终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道路，作品风格朴实清新，富有生活色彩和时代风貌。从四十年代末期至今，有多篇作品陆续被译成日、英、俄、法等种外国文字。

作者虽年正古稀，但仍在为奋力探索真、善、美而不断点滴地前行。



作者像

周总理对神态毫无变化，他首先问道：

“小范，今天战况怎样，陈主席知道吗？”

小范说：“知道。”

小范接着说：“战上才也告诉了小范，总理今天下午陪同
毛主席，^会同作下那古外国政府首脑，会见以后，总理曾面
同王傅谈了谈司令部的事。”

小范又说：“下午陈主席同我通了电话，战上把总理要和王
傅谈的事，告诉她了。陈主席对我很高兴。”

总理身靠圈椅靠背，两手胳膊习惯地交叉在胸前，
右手还轻拍着左膀子，同时又问：

作者手迹

目 录

分秒值千金	1
家书抵万金	27
洞庭湖神话	58
十年一聚	186
重逢轻喜剧	240
批准下乡记	272
后 记	303

分秒值千金

四月仲春，正是首都北京最好的季节。傍晚，在中南海内怀仁堂后院青幽幽的草坪上，一次隆重的宴会正开始举行。那是五十年代中期，亚洲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一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首脑刚刚抵达我国进行访问。当时北京还没有人民大会堂那些建筑，周恩来同志欢宴贵宾的场所，就常常设在中南海的一些厅、阁和庭院里。这一次选择了露天设宴，自然是对待很不一般的贵宾而规模比较盛大的了。那片草坪确也相当宽敞，怕都容得下上千人呢！

当时参加的人倒没上千，却也有三几百，主人方面陪客的是工农商学兵都有。我因为正担任一个刊物的负责编辑，也参加了。又因为自己只是一般的身分，进草坪后便看准了靠西边比较偏僻的一带去找桌席。那时的国宴还不像后来的人民大会堂一样给每位参加者都事先编好了席次，定好了桌位，标好了名字，而是一般的主宾还自由找桌。我去的草坪西头边角上，一开始也就聚积了一些互相熟识的文教界人士，有作家、画家和

男女演员，有一位国家体委负责人和一位卫生部负责人，也有一位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这位校长是个多嘴快舌的同志，在我们选择桌席时，他指指边角两桌说：

“这儿不错！不显眼，也没安排外宾坐，不受拘束；可是看总理，看外宾，角度也正好！同意不？嗯？坐，坐。”

校长和体委的、卫生部的负责人那几个占了一桌。我同几位画家、演员也都同意校长的选择，便占了旁边的一桌。又听体委的同志说：

“这两桌也有缺点。咱们好看总理，总理可也好看咱们呢！”他皱皱眉头，露出一脸苦笑，好像有什么愁烦的心事。

“对哇！可也是没办法哇！”校长也装得莫奈何地说，“你不叫总理看到还行？你，你，还有你，你，”他指指同桌两个人与我们桌上一位著名画家和一位著名的女演员，“你们赴宴会，大概是能休息休息，享享口福的吧！我哇，唉！我可没那福分！总理保不定准会找我！不然我也得跟他汇报。我这块料问题大哪！还不知会不会撤职查办！如不查办，我倒宁愿撤职的！”

“你有多大问题哩！能比得上我正给泰山压顶？”体委负责人说。他也是个交游广泛的活跃分子。“你知道不？很快我就要面临紧急关头了！是好是赖，都得向总理汇报！”他看了看手表，“还来得及！总理、外宾没到！喂，帮我占着座，我打个电话。”交代一声就走了。

大家议论开了体委负责人不知有什么心事。同时就互相诉苦、打趣和自我贬抑，这样直闲谈到那位打电话的愁人回来。这时，校长忽又突然想起似地回过头来，同我搭话。他已知道我们的刊物正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开展一场大批判、大辩论；又问了一些具体情况和问题。我告诉他，自己正准备

腹稿，怕总理叫汇报。接着，校长又对他同桌的那位卫生部负责人说：

“你倒好，没事人儿一样！”

“我还不是向总理做检讨来的！”卫生部的头头说。他是个长征干部，惯于寡言少语的。

“嗯？”体委的同志看看卫生部的头头，“你感冒了！”

“已经好啦！”卫生部的头头赶忙解释。

“听你的嗓音，感冒可还没好利落。”体委头头也赶快说明。

“嘿！你抓了几年运动员的健康，都成卫生专家了！”又是校长多嘴。“怕都要超过卫生界的首长了！可我说，你到底还有什么愁楚哪？”

体委首长摇摇头说：“唉！你哪知道，事儿大呢！”看来这位同志确是心事重重，但又神秘得莫测高深似地不愿吐出点愁肠苦胆；连大学校长多方勾引，都没能套出他什么原委。不过他到底总是个闲不住嘴的活跃分子，以至当我们这一桌的几个同志忽然想起，这两天正有一场国际运动项目邀请赛在北京举行，而我国又有个运动员的某一项目成绩很好，便问起他是不是正为创造什么新纪录而担心的时候，这位体委的头头终于也忍不住承认了他的心事正是为了创造纪录，但只是又比创造纪录要严重得多……

原来正在北京举行的这次国际体育邀请赛中，我国有一位天津的青年运动员，正准备要打破一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这位运动员近几年来技术、体力、竞技状态、精神状态和思想情况都很好，有的方面甚至是极好，一年多来并已从他个人主动提出要向世界纪录冲击，发展到全队乃至整个体委领导以及有

关干部，教练、运动员和家属、亲友都在为他的创纪录而努力，并且他也有几次练习的成绩已超过世界纪录，因而他的冲击计划早已受到周总理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心。不过这种事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几天有十几个国家的选手参加的比赛开始后，那位运动员在前天、昨天的初赛、复赛中虽然都是第一，却并没破纪录。而决赛是在今晚七点以后，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世界纪录到底能不能破呢？眼前这当然是这位体委头头生活中的紧急关口了！何况更重要的是，谁能想到昨天晚上整整十二点钟的时候，这位体委负责人突然还接到一个电话，从耳机里传给他几句话道：

“我是周恩来，喂，那项世界纪录有没有可能打破啊？对，我国体育运动一向落后，尤其很少破过世界纪录，不过在我们的社会就一定要有这种雄心壮志！这次破纪录一定要尽可能争取！尽全力争取！是，是！请你替我问候运动员同志！祝贺他奋发努力，取得最好的成绩，为国争光！但是一定要胜不骄，败不馁！要有风格！万一这次破不了就再争取下一次，但是风格一定不能失去！好好，”电话里总理稍微顿了顿，又说，“什么？你问明晚的决赛？贺龙同志当然参加！我不行，明天有个晚宴！噢，还安排了你出席！对！你就到宴会上来，随时了解比赛情况，准备汇报……”

体委负责人的这番介绍，显然已引起了大家精神上共同的负担和同情。我们的周恩来同志竟在半夜时分，如同操劳党和国家无数大事一样，还在关心一位运动员明天的比赛纪录！这自然要叫一位体委头头双肩沉重，也使得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不为他分忧。何况问题还不只是这一点。因为大家一开头就谈到了，正如外国记者所说的“周总理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忙人”那样，

即使是举行重要宴会，在主持或作陪客人时，总理也都要考虑到利用一切间隙，布置工作，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而当时宴会上又不仅一个体委头头，事实上不少同志差不多都或是有事要找总理，或准备着总理会找去问话。难怪不论任何场合，谁见了总理都会要兴奋至极，激动不已，但又总有点准备受到考问似地心情难静啊！

那位体委负责人又打电话、问情况去了。大家不觉都露出了种种会心的、感慨的笑意。不过不管这当中是喜笑、苦笑或带点负担的解嘲的笑，终归总表现了一些工作之余排遣劳累的舒展和轻松。因为这到底是在宴会上，任哪个抒发什么愁楚，也只不过是紧张间隙中一两声欢娱的叹息吧！

人越到越多，体委头头又打过电话回来了，大学校长便也在说笑当中对他讲了些宽慰话。劳累、担忧的情绪在当时的气氛中只能稍现即逝，整个大的气氛起根儿还是使人神清志爽，目悦心怡的。

看草坪翠翠青青，感天气不冷不热。坪前走廊的宽栏杆上和窗台上，摆着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盆景。开放得浓淡不同的鲜美的月季花和山茶花，夹在天冬、文竹和仙人掌之间，相映成雅丽交辉和娇媚、端庄交织。草坪中灯光朗朗，照射着花坛上紫藤架下簇簇的蓝绿花儿正怒放无极，也照射着一朵朵围聚枝头的白白的梨花热烈无边，和一串串挤靠着的紫、白丁香花柔姿无比；而更动情的是素净、鹅黄、粉嫩的玉兰花大朵大朵地开怀吐艳，把沁人心脾、诱人迷醉而又令人神爽的浓烈香气撒遍四方。

忽见怀仁堂东侧走廊上猛然弧光灯大亮，草坪桌席边所有的人也骤然都站起来了，同时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们的周

总理以及几位副总理和部长陪着贵宾，从弧光灯下的走廊上出现了，下了台阶，到了草坪里。不少人上去握手，我们也赶去欢迎。这时周总理一面和几位副总理分别向客人介绍我国政府各部门一些主要首长，一面——显然是也开始在处理工作。一批批人先后赶上去在他耳边说两句话，他略一点头、摇头或不动声色地回答几个字；那大都是经济部门的首长，他们也都并没妨碍总理待客。总理把贵宾们引到草坪中央一张大长桌四周坐下，那儿的座位是按主、客的名字编排定了的。然后是茶、烟、饮料、点心，宴会开始了序幕。总理同友邦政府首脑等贵宾轻快自如地谈笑不断，只不过偶尔还会要处理点贴身工作人员悄悄的询问；而那时候，就总把贵宾的应对不露痕迹地交给了副总理和部长们。

周恩来同志当时虽已快近花甲之年，却还完全称得上是风华正茂。浓眉，黑发，服装整洁，神态庄重，自然而洒脱；谈笑中从对答外国政府首脑到照应所有贵宾以及我们自己的副总理和部长，真是目光四射，耳贯全场。有时兴奋得仰头打哈哈，脸颊上现出点欢乐的酒窝，简直在尽情地连声喜笑；有时又右臂不停地左右挥动或是左臂上下抬动，手指头也不断指点、示意；有时还在微微的摇头晃脑中两臂往胸前一抱，左臂搁在前面，左手轻轻拍着右膀子，摆出了他那独特而著名的神态。并且有时候，总理显然还是在谈问题的间隙，给贵宾们信手随心地介绍桌上的茶食、点心，以及怀仁堂的房屋和草坪里外香气扑鼻的玉兰、山茶和月季。在那样几百人的场合，周恩来同志当然是专心专意主持接待的中心，即便处理点别的事，看来也几乎都没使客人察觉。不过尽管这样，他那目光和耳力，就是在同外国政府首脑面对面轻松谈笑的时候，也总会使人感到是

注意到了全场的每一个人，同每一个人都亲切地打了招呼，交流了感情和心意。这或许也是由于在那种宴会上，不论饮料、点心、酒菜，或熟识的朋友之间偶然相遇后的谈话，对每个人都只是次要事物；而大家除了注视外国政府首脑之外，耳目的焦点都全是对着周总理的。

也正是在宴会开始和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总理时，草坪边上忽然出了一件使人惊骇不止的事。我当然早就注意到给宴会桌上送点心和茶、酒、汽水的服务员同志，他们有男有女，一律白布制服，神态严肃、亲切，动作轻盈、利索，都是从草坪西南边的屋里端来食品，过走廊，下台阶，从贵宾席大长桌开始，依次摆上。有四位男服务员显然还是这一工作的行家和老手，尽管除一位中年外都不过二十多岁，但他们每次端食品，都是在伸长的左胳膊上一盘盘、一碟碟从下到上挨次儿整齐地摆上六中盘或八小碟，同时右手再端上一盘或两碟，然后一桌一桌先摆下右手的，再拿右手从上到下摆放左胳膊上的。那真像表演杂技一般，由于别人都要让路，他们就都是旁若无人，神态轻快，脚步如流水不乱。然而正是在我一瞥而欣赏过这番表演，便全然凝视着总理和外宾谈话时，猛然却听到哗啦啦一阵惊人而清脆得炸裂似的震响，很明显是一摞磁盘、碟子陡地掉在地上，打碎了。我骇异万分地闪眼一瞅，发现是一位高个子男服务员的“杂技”表演出了岔子，他在从走廊西面下台阶的当口，脚底不慎一滑，伸长的左胳膊上一溜八个小碟，随着身子一晃动而抖落掉五个。不过这位同志只慌乱了极小极小的一眨眼工夫，就镇静、沉着下来了，左胳膊上眼看也快掉下的另外三个碟子被他稳住，右手端的两碟也没动。然而这毕竟是一个事故，是在周总理举行的隆重国宴上发生的事故哇！这怎，怎

不叫人惊骇……

我神情乍然一紧，迅即往出事地点闪过一眼后，就飞快注视到了我们的总理那一边。我先发现的，是那位外国政府首脑的神情幸好还看不出什么变化，不过他的眼皮倒也微微跳动了一下，眼光也向出事地点射箭似地瞄了瞄。至于我们的周总理呢？他，他……噢！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竟好像根本就没听到、看到、感觉到这件事！他神情举动毫无变化，眼珠也没一丝转动，眼皮更没半点抖跳，照样接着出事故之前同贵宾的谈话在往下说！连翻译同志被惊断了一下，总理也没理会，以至那位翻译很快就有些羞愧似的，立即便重又集中精力往下工作了。

我们一桌的同志都从总理那边回过眼来，互相对望了一下。大家一开始显然都有些慌乱，并且虽都控制而总有点公开表露的。有人惊得嘴一张，眼一瞪；那位著名画家连从不离手的速写本也掉到了地上，同时还脖子一伸；那位著名的女演员甚至还给震动得吐着舌头，偷偷作了个鬼脸。然而周总理在突然事故面前那种纹丝不动的神情和特异泰然自若的态度，立即就影响得整个宴会完全镇静下来，并使得突然事故倏忽之间便烟消云散；而这又把总理那毫无所动的神色，反倒变得猛如平原上的奇峰突起，恰似大旱时的淫雨轻风。不用说我们几桌离总理那边怕还不止五十米呢，即使是离得再远一些，总理那坦然无事息狂澜的神态，不也会深入到每个人的眼里和心里去么？

这时我同桌的女演员赞叹不绝地小声说道：“嗨！看咱们总理！无影无风，平凡伟大……”

“那当然！”画家也悄悄答话，“不过这位外国政府首脑也不简单！”

“是有政治家风度！”邻桌大学校长说，“本来就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哪！”

“咱们这可是人民的好总理，”那位体委负责人说，“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他有些迷醉似地微微点着头，但很快又好像想起了自己那番心事，感到在这样的好总理面前更加焦急似的，又看看手表，再打电话去了。

出事故的台阶上，碎磁和食物很快扫掉了。我只注意到那位出事的服务员没再出来。随之又注意到一位贴身工作人员走到周总理旁边，俯身聆听了总理不动声色的一句什么话，走了。接着，在邻桌的体委头头又打过电话回来后，宴会便开始上菜。而没过多久，那位打了碟子的高个儿男服务员又出现了，他左胳膊上照样端着挨次儿的几个盘子，右手还端了一盘，没出过事故似地又在各个桌上送菜。当然要仔细研究一下，那位服务员脸上、身上的整个神情总也有点儿紧张和愧色的，这是我们几桌上都注意到和悄悄议论过的了。但是，我们的总理却又眼光毫没注意到那位服务员同志，而仍然在同外宾谈笑自若；尽管据我揣测，这位服务员重又出来做事，很可能还就是刚才总理叫那位工作人员下的指示，并且本桌和邻桌大都也同意我这一估计的……

总理和国宾先后致了祝酒词。我们这些桌子便也开始动酒菜。同时宴会上并开始在表演文艺节目，有戏曲清唱，男女独唱，器乐演奏，最后并有一个魔术。于是，刚才的事故即便会有点微小影响也已过去。一时间只听得音乐或轻悠、圆润，或激越、昂扬，或婉转、清甜，或雄浑、高亢。这种种听觉的享受，交织着酒香、菜香以及紫藤、丁香的清香，梨花、山茶的芳香和玉兰的烈味浓香，并又配衬着翠绿的草坪和文竹、天冬

的淡雅、青葱色调，是怎样汇成了一幅隆重宴会中的胜景啊！连那位满怀心事的体委负责人在不知第几次打过电话回来后，竟也突然愁云消散，眉飞色舞，满脸喜气，只顾吃喝起来了；以至那位校长又忍不住对他说道：

“怎么？是纪录破了？对得起总理半夜的电话啦？介绍介绍，也叫大家高兴高兴！”

“纪录是破了，可对昨天半夜总理那个电话的领会，倒还有问题！不过先别谈这哪，喝酒！噢，又来菜喽！”体委头头说，一边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并把空杯子对校长一亮，“老兄，你也来两杯！没大事儿！不要老想着总理会……”

“没大事儿？嘿嘿！你那再大也只一项纪录，总理一个电话；”校长又说，“可我这发愁的是教育方针！是总理十次八次打电话！过去咱们是照搬苏联的一套，现在可要创造自己的套套了！我说兄弟，难哪！”说完，也喝了口酒。

“有毛主席路线，有总理指示，你难到哪里去？”体委头头说。忽又转向卫生部那位负责人道，“哦！你刚才说什么检讨检讨的，大概也是方针问题吧！听说中央对你们的方针也……”

旁边一桌就这么讨论开了文教各部门的方针，我便没再注意，而转过来恭听本桌演员同志评论正进行的文艺节目。然而更没想到的是，这时一位女独唱家的表演竟又出了问题！

那是部队上一位青年女高音，以唱民歌而声誉卓著。可能今晚上是原没安排她的节目，只不过有人鼓掌欢迎，总理也拍了两下巴掌，她才仓促上阵。因为是临时找了个胡琴生手在伴奏，两个人定音调就试了老半天。试好开场，头一句就砸了——胡琴定调低了。再来，可又定调过高。第三次，该唱上去了吧！咳，定调仍然高了！青年女高音显然是早在急躁中憋了一口气